



我居住的地方,不远即有座版筑的土城,长满树木和荒草。冬天的时候,上面蒙着皑皑白雪,高处看去像一条银色长龙,逶迤折向很远。春天,上面又开满野花,一种说不清的芬芳四处荡漾。

这就是郑州的商代遗址。有了这个遗址就有了历史的见证,郑州最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城市,走入八大古都的行列。随着经济的发展,老郑州已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

不断地审视生活的这块土地,往往会回顾它的过去,就像一个人,总想知道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有哪些经历,哪些故事。于是开始更多地寻找,就像顺着那道苍莽的古城墙一直往前走,总想走到它的尽头。

渐渐地,我越来越知晓了郑州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成为解读郑州的重要部分。其中一项,就是更多地关注了郑州的名人故里。郑州市旅游局曾经搞了一个郑州十大历史名人的评选,有黄帝、子产、列子、许由、韩非、陈胜、郑虔、杜甫、白居易和李诚。而让我写的是陈胜。我当时一阵

惊喜,那个辍耕之陇上怅叹久矣,怀有鸿鹄之志而搅乱历史风云的猛士,竟然是郑州登封人。

我开始大量地阅读他们,并且带着景仰去寻访。我去开封,刚过了莆田的高架桥,就看到了一个“列子故里”的牌子,牌子虽然不起眼,但让我猛一激灵,那个讲述了“愚公移山”“杞人忧天”“高山流水”等故事的寓言大王,原来就在这里!慢慢地我还知道了申不害、郑国、纪康、许衡、刘禹锡、李商隐。这些风云人物,竟都在一个地方聚集着,这是一个怎样的队列,他们有什么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由他们串起来的故事,可以说就是半部中国史。

我去了登封,去找寻陈胜故里,年代久远,只有一点可以追寻的痕迹,那就是在阳城也就是现在的告成老城墙围子里。我希望这种痕迹再强些,建一个什么场所,将有关陈胜的介绍放进去。我去找高拱,他的住址曾在现在的城里。我转了很长时间,只找到了一

余之兄研究咖啡文化多年,撰文不知凡几,名满上海滩。我偶尔看到相关资料,便提供给他,自然有不少交流。余兄大作《洋场百年咖啡》告成,嘱我为序。我却之不恭,勉为其难,但又实在不知从何说起。盖咖啡文化,义项之多,涉及之广,内涵之深,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介入如此看似通俗实则博大艰深的课题,委实力不从心。

书中清晰地梳理了咖啡知识传入中国以及咖啡在上海等地经营的历程:1838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首先在所著《万国地理全集》中述及咖啡的信息,称咖啡为“加非”。其后,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所撰《海国图志》,都有关于咖啡知识的介绍。1844年,即上海开埠第二年,上海海关已有进口咖啡的记录;1862年,上海已有拍卖咖啡的记录;1876年,上海开设兼营咖啡的西餐馆。将咖啡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些看起来很老的房子。

我登上了高高的山顶,打听许由,都知道。还真是找到了一处所在,是当地一位老乡领着找的。这位老乡积极地领着我走了好一阵子。我总是问,还远吗?他总是回答,不远。我们从山上下到了半山腰。刚刚下过一场雨,路有些泥泞,满脚踩的都是黄色的黏土。我终于见到了一棵好大好粗的树,起码有上千年。而那口许由洗耳泉更

(1843—1880),洋人阶段,基本上是洋人喝咖啡,华人看洋人喝,故也可以称之为“围观阶段”;第二阶段(1880—1911),中西合璧,自1880年上海一品西西餐馆开张,供应咖啡,稍后国人开办的西餐馆,如一家春、海天春、同香楼、同然春、万家春、岭南春等,也都有咖啡供应;第三阶段(1912—1949),鼎盛时期,中外商人开办的西餐馆、咖啡店,从外滩向南京路、提篮桥、霞飞路铺展开来,并形成多处相对集中的消费场所,包括有“小维也纳”之称的虹口提篮桥一带,有“酒吧一条街”之称的朱葆山路,有静安寺路,还有各国商人会聚路商的霞飞路一带等。梳理了咖啡的译名,其中音译的有嗒肥、嗒啡、嗒菲、加非、考非、茄菲、枷榭、高甜、珈菲、架啡、咖啡、佳妃、加灰等,

老,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老辈的人都是听更老辈的人说的。这口不老泉,一直供养着方圆人们的生活。20世纪两百人集中在这一带大炼钢铁,用的就是这一口泉水。说起许由的故事,他们更是夸夸其谈。

还有杜甫故里,当地政府已拨发巨资,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复改造。原来的杜甫故里一定是一片很宽阔的地方,群山连绵,黄土起伏,修竹茂密,杂花生花。不远有水,是泗河,还有黄河和伊洛河。只是后来由于杜甫一家的搬离,而渐渐成为后人聚居地。

我还寻找过李商隐当年在郑州古城墙附近的居所,那条叫里仁街的地方,曾经有他登临并赋诗的夕阳楼。那首诗后来被刻石而名扬天下:“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似乎是李商隐一生经历与命运的写照。我站在东大街西南的一片古城废墟上,面对着西下的落日一阵感慨。这个地方是赵福海告诉我的,我们都有同感,希望能恢复一处院落,让我们的寻找有一个栖息地,希望再建起那座气势恢宏的夕阳楼,让郑州更有古都特色。值得高兴的是,近些年郑州重视了名人故里的保护和修整,也加大了宣传力度。我有底气,并且开始动笔,试着尽可能准确地解读这些名人故里及他们的故事,也成为我带着本真色调的积累。我因此而欣慰。

外滩最近有个“乌菲齐大师自画像”展,展出的大师自

在外滩,我们聊聊乌菲齐

杨建勇

高高的山上,山上的空地被隆重地称为“米开朗琪罗广场”。如今,这个广场是拍摄整个佛罗伦萨的热地,从早到晚摄影者无数。佛罗伦萨有条著名的河,就是但丁先生遇见女邻居的那一条,河名叫阿尔诺河,乌菲齐博物馆就在河边的大房子里,这座房子原本是被用作走廊将几处宫殿连接起来,最后被填满了整个文艺复兴的绘画雕塑,最后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当我身临其境,穿过那个天花板画图案的走廊,见到的第一幅熟悉画面就是桑德罗·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透过一层薄薄的玻璃,静静地看着熟悉不过的画面,并没有觉得时空的距离,也许是保养得当,也许是过分的修缮,想象着700年前的画作,似乎会留下些许岁月的痕迹,可惜并未找到岁月,不仅这幅画觉得新,连同室的另一幅《春天》也是这种感觉。

在波提切利的隔壁就是伟大的达·芬奇的作品,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天使报喜》,这幅2000年刚刚修缮完毕的作品,也呈现着鲜亮的蛋彩色。这个并不重要,面对原作,我仔细地观察圣女的手臂,果然有点长,书上解释着他的故意,我却觉得伟大的达·芬奇也会“犯错”,也许这幅画的起稿并非出自于他自己,也许是工作室的助手所为,要知道,以工作

室名义艺术创作进行,在欧洲由来已久,米开朗琪罗工作室曾经与拉斐尔工作室为了绘制西斯廷礼拜堂闹得不可开交,两位文艺复兴巨匠,留给我的不仅是经典的壁画,还有为此创作所留下的运作机制与线索。

在乌菲齐,我做了一个短暂的时空旅行,畅游在文艺复兴的海洋里,当我走出博物馆,沿着但丁先生走过的河畔,走向夕阳里的廊桥,廊桥上,意大利女汉子表演着一个人的牵线木偶,我的思绪有点模糊了,似乎回到了那个年代,远远走来的那位大胡子似乎就是提香本人,当他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我似乎闻到了浓浓的调色油味道。

外滩东一美术馆内,焰火蔡的自画像如时空穿越者一般,带着满身焰火,静静地挂在墙上,中国的当代与西方的古典如此和谐地济济一堂,很当代,亦很传统。

罗工作室曾经与拉斐尔工作室为了绘制西斯廷礼拜堂闹得不可开交,两位文艺复兴巨匠,留给我的不仅是经典的壁画,还有为此创作所留下的运作机制与线索。

在乌菲齐,我做了一个短暂的时空旅行,畅游在文艺复兴的海洋里,当我走出博物馆,沿着但丁先生走过的河畔,走向夕阳里的廊桥,廊桥上,意大利女汉子表演着一个人的牵线木偶,我的思绪有点模糊了,似乎回到了那个年代,远远走来的那位大胡子似乎就是提香本人,当他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我似乎闻到了浓浓的调色油味道。

外滩东一美术馆内,焰火蔡的自画像如时空穿越者一般,带着满身焰火,静静地挂在墙上,中国的当代与西方的古典如此和谐地济济一堂,很当代,亦很传统。

袅袅秋风生,家乡的香芋(芋头)又到了采收的季节。这应季的食物,常在我的梦里飘香。

秋天,村民们在田间地头忙碌着,弯着腰正用锄头挖香芋。挖出深埋的香芋,拿住一米多长的翠绿芋苗,轻摇几下,泥土簌簌地被抖下,一只硕大的香芋露出了笑脸。过不了多久,饱满圆润的香芋便堆满田头。

小时候,我们家也种香芋,母亲种的芋头又大又好吃。无论是煮的、蒸的、炒的……那又香又粉的味道总是深深吸引着我。特别是母亲做的芋头糯米饭,更是我的心头爱。

每一回香芋挖回家后,我便缠着母亲做芋头糯米饭。芋头糯米饭工序繁琐,但母亲每次都是那么乐意下厨。

大锅煮芋头糯米饭,想要更美味,必须



城市街角(水彩)

沈舜安

小时候,我最爱母亲种植的鸡冠花。每到秋天,一蓬蓬鸡冠花盛开,像威武雄壮的大公鸡晃动着大红鸡冠,把农家小院映得亮堂堂。她养了一群白鸡黑鸡芦花鸡,在婆娑花影里走进走出,刨土捉虫,下蛋抱窝儿,或咯咯哒,或咕咕咕,或喔喔喔,充满了无穷的生趣。母亲不仅爱看鸡冠花,喜欢鸡冠花渲染的喜色和吉利,还爱吃花品花。她摘了鸡冠花的嫩叶,洗净焯水,爆炒或蒸饭团、做粥,吃起来滑爽清香,可清热祛燥,解秽毒、止腹泻。待到鸡冠花抽出了肥厚的花冠,她摘下如锦缎般柔滑的鸡冠花,揉搓掉里面的籽粒和碎屑,将花肉焯了水,撕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抹上猪油,加入佐料清炖,炖成一锅红红白白的庄户菜,美其名曰“花玉鸡”。细细品之,滑滑的肉肉的,清爽鲜美,还能品出老母鸡的香味呢。

后来得知,鸡冠花药食兼具,可入药,有清热退热、收敛止血等功效。怪不得母亲常于秋后采摘鸡冠花收存,留待不时之需。比如有乡邻痔疮发作,痛苦不堪,母亲送去几片晒干的鸡冠花,让其洗净;加红糖入锅煎煮,每天早晚各饮一匙汤汁,疗效十分明显。鸡冠花在古人笔下是一副小清新模样,渲染出清丽的乡村秋景。北宋诗人孔平仲在《种花口号》中描绘鸡冠花:“幽居装景要多般,带雨移花便得看。禁奈久长颜色好,绕阶更使种鸡冠。”原来诗人对鸡冠花的偏爱不仅因为它“颜色好”,更主要的是鸡冠花花开长久,绕阶徐行都是红红火火的景象。

鸡冠花不仅入诗也入画。白石老人画有《鸡冠花》,刻画出鸡冠花花似鸡冠、叶如毛羽的特质,为人所喜爱。鸡冠花还常作为画画的配景,寓意(冠)上加官(冠)、步步高升,虽然流俗,却也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祝愿。鸡冠花是农家花。一首童谣唱道:“鸡冠花、满院开,爷爷喝酒、奶奶筛,蓬头小儿端过来……”在秋光明丽的农家小院,一蓬蓬火红耀眼、鲜艳夺目的鸡冠花,与豆棚瓜架下的瓜瓜豆豆、花花草草相映成趣。老夫老妻把酒话桑麻,加之儿孙绕膝,这难得的天伦之乐多么令人艳羡啊!

七夕会

后来,到城里工作之后,就很少吃到那香喷喷的芋头糯米饭了。每当秋风起时,就特别怀念家乡的芋香味。我也常常在菜市场挑选香芋,买回家后自己亲手下厨,做芋头糯米饭。但是,无论怎么煮,都煮不出小时候吃的那种柴火芋香味。

正在窗前遥望家乡时,手机响起。电话的那一头,传来母亲的声音:“芋头都挖好了,你几时回来?”母亲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又是那么温暖。那一刻,我仿佛闻到了家乡那浓浓的芋头糯米饭的香味。

于是,我决定周末驱车返乡。同事笑我:“300多公里,只是为了几个芋头?你那汽油费都可以买好几箩筐了!”我笑而不语,但我知道,有些味道,已经成为了我记忆中不变的印记,它抹不掉,也换不了。

美食